

精彩提要

42 讀書情報

評英國布克獎小說
《微物之神》

43 讀書情報

在瓶頸中擱淺的
報導文學

開卷

週報

46 童書公園

新專欄登場

導讀

少年小說



47 世界書房

慶祝五十周年的
法蘭克福書展

開卷16人書評小組評鑑

一般書籍

■微物之神

阿蘭達蒂·洛伊 (Arundhati Roy) 著，吳美真譯，天下文化公司 (02-25173688)，408頁，320元，小說。

■胚胎大勝利

沃伯特 (Lewis Wolpert) 著，周崇仁譯，天下文化公司，213頁，240元，胚胎學。

■打造雙贏

海芝·韓德森 (Hazel Henderson) 著，張嘉倩譯，經典傳訊文化公司 (080-011077)，564頁，600元，經濟學。

■發現古文明

瑪格麗特·歐麗梵 (Margaret Oliphant) 著，貓頭鷹編譯小組譯，貓頭鷹出版社 (02-23965698)，232頁，1190元，文化史。

兒童書籍

■森林裡的祕密

幾米文、圖，玉山社出版公司 (02-23951966)，56頁，199元，繪本，國小適讀。

■莫語錄3

莫迪洛文、圖，張莉莉譯，格林文化公司 (02-23517251)，38頁，180元，漫畫，國高中適讀。

書籍來源／各出版社與金石堂、誠品書店、唐山出版社

●《一周好書榜》評介書籍除兒童套書外，誠品書店、金石堂、東方出版社、何嘉仁書店、光統圖書百貨、大彩購物生活廣場、新竹清華大學水木書苑、台中品華書店、高雄讀書書店皆設有專櫃陳售，讀者可多加利用。

焦點人物

◎本報記者董瑜瑜

賽菊蔻

用生命示範酷兒操演

從女性主義跨界到同性戀研究，再到近年栽滿奇花異草的酷兒理論，日前來台的美國酷兒理論大師賽菊蔻，讓我們看到邊緣立場的學者，如何與強力的既有體制正面交鋒。

為「酷兒」指的是，當任何人的性別或性的構成成分不能劃一地指涉時，所形成的另類可能、鴻溝缺口、相互重疊、彼此突兀、呼應回響、流離偏失、氾濫蔓延。」她認為，酷兒是各個認同身分軸線互相來回交錯，因而構成或折射了所有的身分認同。而且由於酷兒這個概念承載了各種屬於社會、個人的歷史與情感，再加上做為一種操演式 (performative) 的運作，因此酷兒主體在自我審視與認同時，也必然會具體展現出實驗與探索的力量。

擺脫知識論致力操演酷兒

在她來台發表的論文《情感與酷兒操演》中，她針對目前的酷兒理論提出兩項提醒：一是酷兒理論本身在談「操演」(performativity) 時，所透露出來的知識論假設，她認為，像是酷兒理論的重要學者萊蒂絲·芭特勒 (Judith Butler) 所提出的性別操演理論，雖然目前卻是不足的，常常陷於辨明真實／虛假的情境中，為了努力斷定何種「操演」的行動或論述才有「真正的」顛覆作用，也就是憂慮何種性別操演才能讓我們更接近「真相」，而反覆辯證。她於是提出第二個提醒，也是最新的理論突破，她建議從與酷兒操演和酷兒認同直接相關的情感動力著手，把「羞辱」(shame) 從負面的、污名的暴力運作中，提到酷兒策略的討論中。賽菊蔻說，假如「酷兒」是個在政治上有力的名詞，事實上它是，那絕非酷兒有能力逃避羞辱的壓力，而是因為「它能把那種羞辱的場景當作是一種取之不盡的能量轉換來源。」

糾纏在知識論的辯論中，不如從個人和群體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情感」(affect) 的操演式運作。這也是她尚未出版的新書《生食與凍食：酷兒操演與情感》(The Raw and the Frozen: Essays in Queer Performativity and Affect) 的論點之一。

罹癌後重新思考人體與精神

賽菊蔻在一九九一年發現罹患乳癌，治療之後五年都沒有復發，直到兩年前又復發一次。過去兩年來，情況控制得還好，不過她仍意識到自己可能活不久。「一個人在還年輕的時候發現自己可能活不久，想事情的方法就會不同。」她說，她對佛教產生極大興趣，也重新思考性別的問題，思考肉體與精神的能量如何產生關連，而這也與性的能量有關，所以癌症讓她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人的身體的種種關連。「在某種程度來說，我覺得自己與過去一直從事的女性議題有了更多的共鳴。現在我的狀況很好，但我也知道它還會復發。」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持人何春蕙這次因為邀請賽菊蔻來台參加會議而與她結成好友，何春蕙可能在賽菊蔻的身上看到了某些熟悉的特質，她說：「酷兒理論常被一些人批評為深奧難懂、與現實隔絕、菁英身段，但是在賽菊蔻寫作和論述中，我們卻不斷看到她和既有體制及成見戰鬥的腳步，她不但怕提出爭議性的說法，也不怕碰觸敏感的話題，這種強力正面交鋒，卻又站穩邊緣立場的學者，使得賽菊蔻成為名副其實的「酷兒學者」。」

攝影／陳建仲



在不同的脈絡中定義酷兒

賽菊蔻認為「酷兒」(queer) 在不同的脈絡中有不同的定義，從字源的角度來看，她說：「酷兒是一個持續的時刻、動作、動機——不斷地重現、逆流、攪擾。『酷兒』一字的意思就是『跨』，它是及物

的 (主體動作到達客體)，而且是多重及物的。因此酷兒所代表的不朽潮流，不但反對分離主義，也反對同化主義。更尖銳的是，它總是在相對的關係中運作，總是異於尋常。」

如果放在社會整體中來看，她認為

賽菊蔻在七〇年代便積極投入當時風起雲湧的婦女運動，做女性主義研究與文學批評，後來接觸同性戀研究，才發現這是女性主義研究中缺乏的一個面向。當時不少人看法與她相同，而此時便是同性戀人權運動崛起的時刻。她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一本書《男人之間》，挑戰了女性主義中的分離主義傾向與同性戀恐懼傾向，當時吸引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的注意。她在第二本書《暗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中主張，性傾向的二元分野 (入櫃／出櫃、多數／少數、自然／人工、男／女、同／異、健康／疾病等等)，不但建構了同性戀者的日常生活，也構成並局限了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和知識的結構基礎。她認為，簡單二元的看待事物，或者單純用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等等社會因素來將人歸類，其實是無力處理性別領域中的多重複雜性，結果反而肯定了原來充滿暴力的嚴格區分。此書在一九九〇年出版時，最先閱讀的人已是同性戀研究學者而不只是女性主義學者。她笑著說，可見她在這五年中的變化很大，而這時期也正是同性戀研究開始興盛的時期，許多年輕學者和研究生都投入這個領域。

賽菊蔻因此建議，酷兒理論與其